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妝鈿簪傳
第九回 崔璧錦復來要山 柏生發要起皮禪

卻說苟德妙見了神鯨，細述一遍，神鯨甚是不悅。季惠恬向神鯨說道：「苟德妙為人，柔而無剛。從來善財難捨，閒言碎語，誰肯就與的？不如別使一個有剛口的，說與他個厲害，他自然就與了。」神鯨便說：「崔璧錦，你就往藏頭山走一遭去。」那崔璧錦聽說，拉下黑桑臉，念著《唇兒訣》，騎上狐假虎，駕起作怪風。竟奔藏頭山而去。不多一時即到，下了虎，徑自進洞去。見了柏生發，便問道：「你就是柏生發麼？」柏生發說：「正是。敢問尊家是誰？」崔璧錦說：「我是神鯨祖師的門徒，名叫崔璧錦。昨日我祖師命苟德妙問你要山，被你搶白得去了。今日我來，你有嘎說就早說來。若沒嘎說，你就出去，我不耐煩聽那些閒淡話兒。」柏生發道：「前日苟德妙來，我叫他回覆你家祖師，待我了道飛升，那時把山與恁。」崔璧錦道：「知你幾時了道？何日飛升？」柏生發道：「不然，待我尋下住處，把山與了恁罷。」崔璧錦道：「知你甚年何月尋下住處？這樣囫圇題話兒，再休說他，你只與山是正經。」柏生發道：「這山是丟清祖師與我的，我在此住到如今，並不知有什麼神鯨鬼鯨。今日恁白要山，說山是恁的，我既住了，也由不得恁便易。俗語說得好，物到他人手，只等他人有。況我在此修行。也是三花淨消，五氣瓦解了。你今勢必要要，我偏實不能與。你該怎麼著我的。」崔璧錦說：「你今若不與山，要想安生，萬萬不能。」說罷，拉住柏生發往外就走。柏生發怒道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，在我面前這樣無禮？我居此山。已非一日。說是恁的舊居，□餘年來，何無一人照管？況且庵觀寺院。閒人一半。我也是修行之人，難道說不許俺住是住洞？且俗語云，先到者為主。這個道理，你豈不知道？恁白的仗勢欺人。說山是恁的，天下名山三百，那一座是恁買的不成？這樣屁話，在我跟前放，就是恁祖師親來，未見怎樣，你竟敢如此欺人。」遂即取出皮禪杖，望著崔璧錦分頂就是一仗。把崔璧錦打的頭昏眼花，唇破齒缺，一步一跌，爬出洞來，口口吐血，欲待駕風而行，苦於作不起怪了。放下黑桑臉，也不念《唇兒訣》，遞牽著狐假虎，龜爬而回去了。

松月道士曰：苟德妙急回，見神鯨，他把話兒歡季惠恬，又是一舔；黑桑臉，怒義如雷。到山前，作起怪風厲柏生發，那怕你虎假虎威。皮禪杖，不能躲過，崔璧錦，爬著收龜。

江湖散人曰：尋哩去兮催的來，惠恬誠哉有恬才。詎知山是不肯與，從此惹起殺伐災。